



战马长啸

戴云卿  
李双临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frac{1}{4}$  字数：150,000 印张：8 $\frac{1}{4}$  插页：2

1977年10月第1版 1977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0·205 定价：0.55 元



## 内 容 提 要

《战马长啸》这部中篇小说，以一九六九年祖国北疆草原为背景，描写了达拉罕大队民兵连，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民兵连连长格日勒的带领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战备施工与牧业学大寨的斗争中，与苏修派遣特务和隐藏的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故事。作品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刻划了格日勒、党支部书记巴图、老贫牧道尔吉爷爷等正面人物；揭露了叛徒、特务都根扎布和暗藏的阶级敌人旺钦的丑恶嘴脸。

小说语言朴实，具有浓厚的草原生活气息。

—

春天，来到了祖国北疆草原。春风，带着寒气吹过莽莽苍苍的草场，卷起层层波浪；广阔无垠的原野上，残雪斑斑点点，象碎银子一样在阳光下闪烁着晶莹耀眼的光芒。那横亘在草原北部的腾格日山峰，还是银装素裹，高耸入云，俨然似披着白斗篷的哨兵，警惕地守卫着祖国神圣的边疆。

腾格日山是小兴安岭的余脉，它在科尔沁草原的北端，向西拐个镰刀弯，横跨两盟七旗，成东西走向，连绵起伏数百里，宛若一道万里长城，抵御着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冷风。就在腾格日山主峰东侧，有一段山势呈马鞍形，是这座大山勾通南北草原的唯一通道，人称白龙坝口。多少年来，牧民们游牧迁栖，拉盐运草，都必须打这里经过。这个咽喉要道，还由于地理位置的险要，也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现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一〇三”国防配套工程，正在这里加紧施工。

“一〇三”国防工程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军民共同修筑的。新生的红色政权——旗、社、队三级革委会都非常重视这项工程。特别是苏修武装入侵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事件发生后，驻军首长和地方党政领导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决定加快工程的施工进度，和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哈日苏公社党

委和革委会召开了各大队支部书记和民兵连长联席会议，驻军首长也到会做了重要指示。会议决定，由全公社基于民兵承担一项凿穿腾格日山的隧道工程，和修筑一道一百华里水渠的光荣、艰巨的战斗任务。这项工程不但具有战略意义，而且也是牧业学大寨的一项创举。凿穿腾格日山隧道工程的部分任务分配给了达拉罕大队。为了表示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决心，达拉罕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民兵骑兵连连长格日勒在会上做了精彩的发言。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今天早晨参加会议的人们才急匆匆地往家里赶去。

这会儿，从哈日苏公社通往达拉罕大队的路上，正并行着两骑。男的五十多岁，黑红脸膛，纯朴憨厚，名叫巴图。他是达拉罕大队党支部书记，哈日苏公社党委委员。这次会议上，公社党委任命他为腾格日山战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过两天就要到指挥部上任去了。女的二十三、四岁，一身蒙古族姑娘打扮：身穿浅绿色长袍，腰间扎着红色绸带，天蓝色的长围巾围在头上，在左耳上边打了个结；脚蹬一双青色蒙古靴，显得格外结实健美。她那红润的脸庞，微微翘起的鼻头，细弯的双眉下，闪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加上肩背一支“五四”式手枪，更显得分外英武。她，就是达拉罕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民兵连连长格日勒。

今天，千里草原阳光灿烂，是入春以来少有的好天气。他们早晨从公社出发，已走了五十多里路，两匹马都跑出汗了。巴支书叫马放慢速度，解下腰带搭在肩上，又抬手把帽子推到脑后，然后从裤带里拽下羊肚子手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扭过头来对格日勒说：

“你在会上的发言很有劲，好呀！这项工程是块硬骨头，是‘一〇三’的组成部分，又是牧业学大寨，实现草原水利化的重点建设项目。”

“是呀！”格日勒接着说，“为了防御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不但要加强军队、民兵建设，还要搞好牧业学大寨运动，为反侵略战争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

巴支书听了很高兴，他转过去半面身子，说：“这项任务很重要，希望你带领大家把它拿下来，用优异的成绩向党的‘九大’献礼，用这实际行动回击苏修新沙皇！”

“这一点我有决心做到。”格日勒表情十分坚定，她稍微停了停，接着说，“只是您一走我感到担子更重了，象少了什么似的。”

“不，文化大革命以来，你一直冲杀在第一线，和走资派斗，和阶级敌人斗，经了大风雨，见了大世面，你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很值得我学习呀！”巴支书讲到这，坐正身子，拽一下马嚼绳叫马靠近格日勒一步，接着说：“众人能推倒泰山，羊毛拧成绳能捆住烈马。只要我们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的力量，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巴支书的态度坚定而又诚恳。

格日勒听完巴支书的谈话，回想一下他们已经说过的一些事，接着说：

“方才我们谈了这次会议的精神，和具体落实工程任务的想法，这些都很重要。但我想更要紧的是如何把深入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特别是要把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战备施工结合起来，做到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工

程施工。您去公社工程指挥部前，我们再谈谈这方面的工作。巴图大叔，您看行吗？”格日勒谈了自己的想法后，带有征询的口气问。

“是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关于这项工作，你准备一下，我走之前专门开个支委会再认真地研究研究。”巴支书赞同地说。

“大叔，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我深深感到，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必须抓紧，因为做好了这项工作，把隐藏的阶级敌人挖出来，才能使阶级阵线分明，才能使斗批改的各项任务得到顺利发展，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我虽然年轻，但请您放心，我决心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的力量，充分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确凿证据，决不让一个反革命分子漏网！”

巴支书听了格日勒的一番话，心头浮起一股热浪。多好的青年干部啊！老一辈革命者对在自己身边成长起来的革命事业接班人那种特殊的情感，在心头油然而起。他随着马的脚步晃动着身子，沉思起来，格日勒昔日的影子在他脑海里一一闪过：

格日勒小的时候，就积极要求当民兵。因年龄不够没被批准，但她不灰心。民兵上阶级斗争课，请老贫牧诉旧社会苦的时候，她坐在一旁静心地听着。边听，边和民兵们一起流眼泪……

格日勒长大了，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全社有名的



模范接羔员，三次出席过旗委召开的劳动模范大会。她的事迹报上登过，电台也广播过。

格日勒积极参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领全连民兵深揭狠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帮助犯错误的干部站起来继续革命……

巴支书想到这里，带着坚定的语气说：“我相信你能完成这项任务。不过，我们必须警惕，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灭亡的。这项战备工程必然引起阶级敌人的注意。苏修新沙皇入侵珍宝岛事件，是给那些仇视社会主义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的一根救命稻草。他们总是幻想着苏修打进来。因此，要他们老老实实，要他们安分守己，要他们不进行破坏和捣乱是不可能的，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大叔，你说得好哇！”格日勒接过话茬来说道：

“我们就抓住阶级斗争这个规律，发动群众开展大检举，大揭发运动，把内查外调同现实阶级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在搞战备施工中，我们要密切注视一切暗藏敌人的破坏活动。他们敢动一动，我们就坚决把他们揪出来，把他们批倒批臭！”

“我们搞战备，敌人肯定是要眼红的。”巴支书又说：

“只要我们鼻子灵，就能闻出阶级斗争的气味来；只要我们眼睛亮，就能看清阶级敌人活动的蛛丝马迹。不怕敌人有活动，就怕我们太麻痹呀。当然，我们要注意策略，要掌握政策。要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他们正走着，说着，忽然，“噎——”传来了一声枪响。格日勒抬头望去，只见前边草场上的畜群骚动起来。油黑闪亮的儿马子，竖起脖颈上长长的鬃毛，扬头摆尾一声长嘶。四蹄前踢后刨，扬起一团团尘土。整个马群听到它的叫声，跟着“咳咳”地乱叫起来，立刻聚集在一起。黑儿马子围着马群跑了几圈，然后翘起尾巴站在那里，警惕地望着前方；牛群也不安起来，牝牛犏牛“哞哞”地叫着，跑着，紧紧地靠拢在一起，屁股朝里头朝外，围成了一个圆圈，一个个梗起脖子，瞪圆眼睛，两只尖刀一样的犄角，一齐对外；羊群“忽——”一下子乱了营，一个个抬起头来，伸长脖子，支楞起小耳朵，惊恐地注视着什么。牧工们忙着走过来拉住头羊。

……

“狼！”巴支书和格日勒几乎是同时脱口而出。

一只野狼顺着巴支书手指的方向，拚命奔跑过来。后面追着两只猎狗，再后面是几个民兵，他们端枪催马，一步不落。

这时，跑到头前的民兵排长布和，撒开手中的嚼绳，端起半自动步枪，向野狼瞄准，只听“噎——”一声，野狼前腿蹀底下冒起一股黄烟，吓得野狼后腿跃起跳了一个高儿，然后扭头向山坡的桦树林子里跑去。接着，特古斯从后面赶上，来又打了一枪，还是没有打中。野狼更加惊慌，跑得更快了。这人人喊打的家伙是草原上的一大祸害，如果逃进桦树林子里就跑掉了。在这紧急时刻，格日勒抖动一下手中的嚼绳，两腿在马肚子上“呱——”一夹，身子向前一哈，枣红马立刻仰起头来，长嘶一声，蹬开四蹄，如离弦之箭，直

向野狼奔去。

狼，离桦树林子只有一箭地远了。格日勒催马向前，掏出手枪甩过去，只听“嘭”一声，野狼应声栽倒在一个高大的白石砬子跟前。格日勒看野狼倒在那里，猛勒一下马的嚼绳，由于马跑得冲劲太大，一下子收不住蹄脚，两条前腿随即腾空而起，两条后腿站立起来。马急躁地扬起头对着长空“咳咳”嘶叫两声，然后轻轻放下前蹄子站住了。格日勒翻身下马，给马松松肚带，又往后推推鞍子。马伸开四蹄，抻直身子，哗哗地抖了抖全身。格日勒拉起缰绳朝死狼走去。

这时，布和、特古斯和后面的几个民兵，也都赶到了。大家忽拉一下子把格日勒围住，七嘴八舌地称赞连长的好枪法，祝贺她为草原除了一个大祸害。尤其那几个姑娘，叽叽嘎嘎，笑声不止。

格日勒被这热烈的气氛感染了。她心里热乎乎的，脸涨得通红，不好意思地说：

“别闹了，我这是瞎子拣马镫——套在脚上了。”

“别谦虚了，谁不知道连长的枪法呀！”一个姑娘接上一句说。

布和紧接着姑娘的话音，指着死狼说：

“从脑后边打进去，子弹从脑前边出来，整个脑袋穿了个窟窿！”

大伙又是一片称赞声。等大家的笑声一落，巴支书带着老练的神情说：“你们的连长真象我的老伙计巴特尔呀，不愧是草原上的神枪手！”说到这，他看了一眼死狼，“噢，

这还是一只老狼呢！瞧这尾巴尖都白了。”

大家的目光又一下子集中到狼尾巴上。布和猫腰，伸手从靴子里抽出一把锃光闪亮的蒙古刀，拽起死狼开始剥皮。

“狼是很狡猾的野兽。”巴支书看了看身边的民兵，接着说，“这种东西不光生性狡猾，就连毛色也是善变的。冬春两季柴草发白，它的毛就变成灰白色；夏秋两季草绿的时候，它的毛就变青。这样，它在深草里活动很不容易被人发现……”说着，巴支书陷入了沉思。

格日勒似乎看出了巴支书的心事，便对他说：“听说你年轻时还有不少打狼的故事呢，给大伙讲讲吧！”格日勒的话使巴支书从沉思中醒来，他略微想了一下，笑道：

“我这大半辈子，狼是没少打呀！可就是有一次我总也忘不了。”随后，巴支书在死狼跟前坐下来，给民兵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那还是牧改后不久的一个夏天。这天后半夜，他正在屋里睡觉，忽听羊在圈里“呼呼”地跑动起来。他听到响声，急忙穿上衣服来到羊圈，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满圈的羊一个个都仄楞起耳朵，惊恐地挤在一起。巴图趁大月亮地把圈里圈外看了一遍，什么也没发现。可羊群照样惊恐。他为了弄个水落石出，便习惯地蹲下身子，借着月光，从底下往上看。当他绕棚圈看一圈的时候，发现圈棚柱子上边好象长了两只耳朵。他心里一惊，定睛细看，原来是一只狼！这狼站立起来，两只前爪紧紧抱着柱子，若不留神真看不出来。巴图这时异常沉着冷静，假装什么也没看见，不慌不忙地走出圈来，很快找来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们个个手拿棍棒，

有的拿着铁锨、镐头，把羊圈围上，才把这只狡猾的狼打死。

巴支书讲完了故事，从腰带上解下烟口袋，拧上一锅烟，划火抽着了。格日勒见民兵们都听出了神，便清清嗓子，抓住打狼这个时机，对民兵们说道：

“同志们，巴图大叔这个故事讲得很好，很深刻。狼的确是很狡猾、很凶恶的野兽。”讲到这里停了一会，说，“草原上有这样的狼，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披着人皮的狼，就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大家更应该警惕。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他比狼还狡猾、还凶恶，欺骗性更大，我们要提高警惕，搞好备战，防止他们变着法子来侵害我们。……”

“对，我们不仅要消灭草原上吃牲畜的狼，更要提防着世界上吃人的豺狼。如果他们胆敢向我们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就用枪杆子消灭他们。”民兵们不约而同地回答道。

格日勒正要继续讲下去，忽然，树林子那边传来了“叭——叭——”大鞭的响声和吆唤牲口的声音。格日勒侧耳一听，一句话脱口而出：

“是旺钦的语音，走，看看去！”于是几个民兵跟格日勒立即攀鞍上马，朝鞭子响的方向跑了过去。

桦树林子这边大道上，正是达拉罕大队车老板旺钦把车渥住了，外首胶轮掉进路旁一个深坑里。

这旺钦五十六、七岁，长得虽然干瘦倒很结实。个子不高不矮，眼睛不大不小，长条脸膛，嘴巴上几根稀落的黄胡子象火燎过的卷卷着，头戴一顶半新狐狸皮帽子，身穿一色青

布衣服，蓝腰带子、黄胶鞋。这一身穿着显得很精干。

只见车上满载着粮食，一麻袋足有一百五十斤，这是送给奶牛场的饲料。装粮食的麻袋上面，还放着一盘崭新的马鞍子。

“哎呀，你这铁鞭杆，怎么把车赶到沟里了？”特古斯催马跑到跟前，跳下马来说。

“可不——”旺钦说着，抬头看见格日勒来到了跟前，忙仰起笑脸，两眼望着格日勒：“连长，开会回来了？”

“回来了。”格日勒一边翻身下马，一边说：“咋渥住了？”

“也不知谁挖的甘草坑，没有填上，我赶车没注意，就陷进去了。”旺钦说着放下手中的大鞭，从车上拿下来一把铁锨，在陷住的车轮前边挖了几锨，把甘草坑铲出斜坡。格日勒和特古斯又动手把麻袋卸下来一些，这时旺钦又操起大鞭在空中摇晃几下，“叭——”抽了一个空响，三匹马一头骡子使足力量往外拽。但因车轮在坑里打滑仍然上不来。特古斯急忙从大车周围搬来几块石头垫上，也无济于事。旺钦看了看，放下大鞭，脱下身上穿的半身子青卡叽吊面皮袄，团在一起垫在车轮下。垫好后，旺钦又拿起大鞭，只一摇晃，车轮咬住皮衣转了上来，渥在沟里的大车赶上来了。

特古斯感动地说：“旺钦你真行。”

旺钦谦虚地一笑，想说句什么，抬头一看格日勒的脸色没有任何表情，又把话咽回去了，只是动了动嘴唇，然后走过去从坑里拽起衣服来，抖动了几下，就便搭在车厢板上。

这时，巴支书、布和同民兵们一起来到了。

布和在马背上把狼皮举在手中朝旺钦“嗖”一声扔了过去，说：

“顺便捎给保管——”布和一句话没有说完，三马一骡子见到狼皮落在地上，“忽——”向前一蹿，外首梢子马的一股套“崩”一声拉断了。接着一声惊叫，拉起大车就要跑。在这一瞬间，旺钦一看车毛了，操起大鞭抢前一步，随手“哗啦”一声拽起车闸，然后双脚叉开站在那里，“叭——叭——”两鞭子，几匹牲口立刻停住了蹄脚，一个个低下头去，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好家伙，真是名不虚传，铁鞭杆子呀！”特古斯称赞了一句。

旺钦把大鞭往地下一戳，一手扶着鞭杆，一手叉腰，洋洋自得地看了一眼巴支书、格日勒和民兵们说：

“我可不是吹，就我这套牲畜，只要我鞭头一指，它们就得围着转，叫它走不敢停，叫它停半步也不敢走。嘻嘻！”说完走过去把大鞭杆往车辕子上的一个圆圆眼里一插，去接外梢子马拉断的那股套。这时，大家一齐动手把卸下来的麻袋装在车上。格日勒拿起那盘新马鞍子放在车上。只见这盘马鞍子做得很精致：镶着红边的绵羊毛鞍座子，黑香油皮马鞞油光闪亮；金黄色的鞞钉一边大的距离，密密麻麻，在阳光下闪着亮光；皮鞞子绳，头上和中间打着黄铜箍。格日勒看了，略加沉思，问旺钦：

“这是你买的？”

“是我买的。”旺钦略一思索，回答道。

“当老板子的买马鞍子干啥？”特古斯插了一句。

旺钦急忙接过来带着批评的口吻说：“小伙子，这话可不对。苏修做梦都想来侵略我们，我们不准备行吗？要是真打仗那天，我拿起鞭子能赶车送给养、拉子弹，骑上战马能冲锋啊！别看我年龄大，也和你们一样，有个不怕死的精神呢！”

“赛，赛，依和赛<sup>①</sup>！”特古斯竖起大拇指又称赞地说。

这时，远处传来了几声轰隆轰隆的炮声。

“巴支书，‘一〇三’国防工程，干得真起劲呀！”旺钦关心地说，“是不是咱们去支援一下，军民联防嘛！”

“快了。”巴支书望着炮声响处，说：“为了搞好军民联防，我们也要上啊！……”他看旺钦在接套，走过去指着断套责备说，“把套收拾好，车修一修，象这样断套怎么能参加战备施工啊！”

“好，好……”旺钦连声说了五六个好，接着说，“明天回来我就修车，赶趟吧，巴支书？”

没等巴支书回答，格日勒接过来，说：“赶趟是赶趟，但我们平时就应该做好准备，你这个样子可不行，要是打起仗来，叫你去送给养，套断了怎么能行啊！”

“对、对。”旺钦对格日勒的批评并不反感，反而以检讨的口气答道：“我这是战备工作没落实，脑袋里还有和平麻痹思想啊！”

旺钦接好了套，拿起大鞭，对巴支书、格日勒说：“巴支

---

<sup>①</sup>赛，赛，依和赛：蒙语意思，好，好，很好。



书、格日勒连长，还有事吗？没事我走了。”

“没事了。”巴支书说。

“快点回来。”格日勒说。

“噯，赶趟。”旺钦一甩大鞭“驾——”四套马车奔跑起来。

巴支书、格日勒和民兵们一起跨上马背，继续前进。

“格日勒，是不是通知那主任、布和、乌云他们，晚上开个支委会，先把会议精神传达下去，明天上午到七峰岭找金参谋，和水利技术员商量一下渠道、山洞的施工问题，争取早点动工。”巴支书在马上和格日勒商量着。

“行。”格日勒应了一声回头喊布和：

“告诉你阿爸，还有你，晚上到大队开会。”

布和答应一声，催马赶上来。

“乌云由我通知，我离她家近。”巴支书说。

人急马快，格日勒的枣红马跑到头前去了。

布和“哈咿”一声喊，手一扬，腰一哈，马撒开四蹄追了上去。